



本版阿尔山风光 张伟人 摄

阿尔山

那些旅人

詹丹

骑手，瘦瘦的，黑黑的，挺精神，脚蹬长统靴，带我们在草原上骑马。是一段斜坡走来。他骑一匹马，再带两匹我们骑的马。我是头次骑马，上得马鞍，虽然兴奋，但也十分紧张，把缰绳一端拉得死死的。他一手用自己坐骑的缰绳末端抽打着马的臀部，一手把我们两匹马的缰绳另一端捏在手里牵着走。我们在马上颠着，脚踩着马鞍，稍稍腾空点，屁股疼痛可以减轻了，就是人有点晃，好像一不留神就会从马上滚下来。骑手牵着马越走越快，不时回头问我们，现在的速度能行吗？我想让他慢一点，但好像气都卡在嗓子眼了，连说句话都不行。结果他以为我们行，让马跑得更快了。我好不容易憋出一句：“停！”他回头一笑，还真停了，原来是到了。

在阿尔山的驼峰岭，斜伸出的山坡上，有两位采蘑菇的中年妇人，在草丛间歇脚。背篓没有下肩，其中一位大脸盘，笑起来把皱纹全带出来了，我看着很生动，就要拍她一张相，她笑说：“我是采蘑菇的小姑娘时没人拍，现在成了老太，就不用拍了吧？”说是这么说，但她还是摆正了身子，咧开嘴笑着等我来拍。也是驼峰岭的山脚路边，有一位瘦弱的小女孩摆了个干货摊，我们都围在她身边，问她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怎么吃，有什么作用，她答得很流利，意思明确，发音字字不含糊。我们看她很乖巧，就问她年龄，是否念书，才知道这么矮小的人，已经是三年级生，暑假里靠在景区里卖野菊花金莲花柳根鱼，能赚上一学期的学费。我们把她的花全买下了，只留有一袋枯树枝样的小鱼干，不知道怎么吃，不敢买。这时我们的一位女老师就问她，是不是快卖完了。她说就这袋了。卖了这袋你就能回家了吧。是的，今天就可以了。那我把这买下了，你早点回家吧。小姑娘马上俯身把那袋鱼提起来，眼巴巴看着我们那位老师去接，好像怕她临时会变卦似的。

女老师把鱼干接了，付了钱，又抚摸了她一下。我问这位老师，你很喜欢她吧。她说是的，又说，凡是孩子我都喜欢的。我们看着小孩子收摊，几乎是簇拥着她出来，好像很有成就感。导游出来，看到那鱼干，说这是我们这儿的柳根鱼，放在油锅里炸着吃。嘿，那位女老师笑说：我本以为这不能吃，买了要扔掉的呢。

阿尔山的夜晚寒意袭人，但我们在篝火旁却感到扑面而来的热浪。火光映着我们每一张脸，我们都很兴奋，很激动，我们拉起手来，绕着篝火跳回旋舞。两位蒙古族青年，唱着草原民歌，为我们助兴。我们把每一个旁观者纳入到圈内，让脚步跟着火光轻盈摆动，让我们灵魂中的任何凝重和阴影，被火光所照亮、所驱散。我把相机设在夜间模式，成像的结果，是所有的人物都不清晰，都飘动在火光的周围。嘿，这样的飘忽不定，也许正是记忆本身，是记忆的灵魂。我们的每一次回顾，画面上细节就会像在显影药水中一样慢慢生动起来。在我照相时，一双被火光温暖过的手突然抓住我，我被带入到那样的一个舞动的圈子里，久久旋转，似乎再也停不下来。



长沙

湘江边的杜甫阁

志华

在湖南长沙的湘江大道上，古色古香的杜甫阁建筑群由一栋主建筑及包括凉亭在内的附属建筑组成，屹立在湘江东岸，与橘子洲头遥遥相望。黄昏的湘江，一片宁静，杜甫阁楼里更显极致的寂静，难觅几位游客；阁外的闹市却是风风火火，四周的饭店人影进进出出，一派熙熙攘攘。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这是大历元年冬杜甫寓居夔州西阁时所作。当时西川军阀混战，连年不息；吐蕃也不断侵袭蜀地。感时忆旧，他写了这首诗，表现出异常沉重的心情。游杜甫阁，读杜甫诗，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乱世毁国，安能兴邦，川湘本是战乱不断的地方，建国58年缔造出一个祥和宁静的长沙，才使湘江大道如此繁华茂盛。假如杜甫能够活到今天，他该怎么来表达赞美之辞？

杜甫阁的旁边，竖立着各式各样的饭店招牌，其中，以鱼庄、鱼店、鱼村为多，建在湘江边的饭店，当然会用湘江鱼为“诱饵”，到了鱼米之乡，我们一行当然要吃湘江鱼。进入“江北鱼村”饭店，店内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同时可坐下200多人也不拥挤。来客必须经过两道玻璃墙，墙内尽是迂回荡漾在水中的湘江鱼，我们点了两种鱼，再三叮咛服务员不吃辣。可是，第一盘上来，还是很辣，接待我们的湖南人说，这盘鱼中辣椒少得已经没味了，再不上辣椒，恐怕师傅还真不会烧。怎么办，第二盘让师傅对半烧：一半辣，一半不辣。上菜后，吃着两种不同口味的鱼，还是觉得辣的这盘好吃，入味。我们属从来不辣的上海人，吃着这令人冒汗的湘江鱼，反而把那一半没放辣椒的鱼冷落了。什么叫入乡随俗，只来湖南两天，就已经开始适应这“不怕辣和辣不怕”的辣椒菜了，说明人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真不知道地下的杜甫先生是怎么想的，以其名建造的阁楼，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陆续不断前来吃辣味十足的湘江鱼，在游客记忆中留得更久远的，是其诗词，还是这辣椒烹调出来的鱼？

广州

藏着的广州

童孟侯

此次羊城行，发现广州不但是我国南方经济发达城市，而且是博物馆重镇。撇开新建的博物馆不说，光是老的有革命故事的博物馆、纪念碑、旧址、烈士墓、纪念亭……多得看都来不及。

粗粗地数一下：广州公社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北伐誓师大会会场遗址、三二九广州起义指挥部旧址、升平社学旧址、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四方炮台遗址、海员亭、义勇祠、中苏人民友谊亭、中朝人民友谊亭、中山纪念碑、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旧址、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林林总总也有二三十处。

当广东海员工会卢主席问我看哪些地方，我便提出今天先看两处：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很近，就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大院里，因为几乎没有参观者，所以门也不开了，讲解员也干别的事情去了。卢主席打了招呼，才为我一个人开门、开灯、开电扇。这是一幢很漂亮的小楼，1925年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发动了一次政治大罢工，时间长达1年4个月，参加的工人达到25万，大家把香港围成了一个“死港”，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幢小楼，正是罢工指挥部！

当我赶到越秀南路的全国总工会旧址时，大门紧锁，门前冷落，竟然连一个参观者都没有。我在铁门外叫唤，工作人员总算探出头来，不耐烦地喊道：“要买门票的！”我赶紧说：“我买我买。”

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进门就看到一面已经不那么鲜红的大旗，上绣“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这个总机关里，曾经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正副委员长：林伟民、刘少奇。从1925年起，这里就是领导全中国工人运动的心脏，随着形势的发展，总工会才在1927年搬到武汉去。

参观了这两个当年呼风唤雨的伟大旧址，真有点心潮起伏。然而，门外虽然都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却异常落寞，几乎没有什么人到这里来看看，更别说接受“教育”。广州出版的时尚导游图上，不标这些博物馆，标的都是好看好吃好玩的景点。就是正规的市区地图上，也只是勉强标了两三个。告别这些博物馆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些惆怅。

余秋雨编过一本描写我国各地著名历史博物馆的书：《藏着的中国》，妥帖地表达了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感受。那么，我的小文是不是可以叫《藏着的广州》？



阿尔山河谷

湘江边上杜甫阁
志华 摄

